

# 在戏曲“两创”中传承红色基因

□林玉箫 仲呈祥

京剧《燕翼堂》取材自沂蒙老区临沂蒙阴县“燕翼堂”刘氏家族的真实事迹，讲述了燕翼堂第十五代掌门人刘合浦在早期革命工作者刘晓浦、刘一梦等家族成员的影响下，由奉行中立求生到觉醒反抗，最终带领刘氏一族追随中国共产党、为抗日不惜毁家纾难的故事。剧作践行戏曲传承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化相协调，努力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实践路径，充分发挥京剧艺术独特的审美优势，凸显了传统文化与革命文化的衔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塑造了在抗战中成长的民族英雄形象，审美化、艺术化地讲好了一个“壮哉燕翼堂，浴火起凤凰”的中国故事，为当代戏曲艺术的创作提供了具有普遍借鉴意义的宝贵启示。

燕翼堂作为具有300年历史的门名望族，秉承“耕读传家，仁厚济世，德行向上，矢志不移，益勤益俭，道义不失”的家训，深刻体现了中华文化的传统美德和人文精神。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是顺应历史变革的产物，是激励中华民族克服艰难险阻、立足当下、继往开来的关键所在，剧中刘氏子弟前仆后继投身革命，为理想信念不惜舍生取义、浮屠人间，深刻体现了革命文化的价值追求和精神品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革命文化并非相互割裂，而是相互通融的。《周易·革卦·彖传》的“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礼记·礼运》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激励着早期共产党人把这种优秀文化基因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以解放劳苦大众为目标的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这便是剧中刘晓浦、刘一梦追求与期盼的“没有剥削与压迫，没有贫穷与饥饿”的那个新世界。《燕翼堂》的文化自信正在于其将中华

文化置于中国历史的变迁中，指明了中华民族的进步既离不开优秀传统文化，也离不开革命文化，同时也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的指引。燕翼堂的“忠厚传家”，家族成员的“起心动念，行成于思”，在革命实践中延续发展、不断升华，这才有了抗日救国、毁家纾难英雄壮举。《燕翼堂》以独特而自觉的文化自信视角，形象地展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革命文化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革命实践中的交融整合、互补生辉。

《燕翼堂》对主角刘合浦的塑造，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是他作为掌门人对燕翼堂的责任和对家族成员的亲情，二是他作为中华儿女在国家危难之际的愤怒和担忧，家国情怀支撑起刘合浦丰富的内心世界。作为当家人，刘合浦在风雨飘摇的乱世中寻找燕翼堂得以生存延续的方式，他的忍辱负重、委曲求全不是因为贪生怕死，而是苦心孤诣地为保“家业荣昌，人丁兴旺”。而燕翼堂给他刻下的仁义忠厚烙印，加之家族革命先驱英勇牺牲的积极引领，又使他绝不可能在日本鬼子的逼迫下成为汉奸，绝不接受助纣为虐、奴役家邦的种种诱惑。刘合浦在“保家”与“卫国”的矛盾中不断探索前行，两种理念和情感相互碰撞、交织上升，从“我只管我的亲人，抗战是国军的事”到“打不走小鬼子，不许回来见我”，从“忍一时总能够苟且偷安”到“纵然死也不会与狼同眠”，从“中立求生夹缝里活”到“为民族为子孙毁家纾难”，刘合浦正是在这种不断激化、深化的国仇家恨中和中国共产党的启迪下，顿悟出“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真理，并由此顺理成章地支持革命、奋起反抗，不惜焚毁自己最珍视的燕翼堂。一个燕翼堂纾难了，一种民族精神挺立了。刘合浦作为沂蒙地区颇有威望的开明乡绅，

山东省京剧院演出的《燕翼堂》是一部题材颇为独特、思想艺术质量比较高、能够引起受众强烈观赏兴趣的新的京剧佳作。其以山东省蒙阴县红色革命大家庭“燕翼堂”的事迹为原型改编，讲述了燕翼堂第十五代掌门人刘合浦，在其弟与子也即党的早期领导人刘晓浦、刘一梦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后，遵其“革命不胜利绝不入土”的遗愿将其浮屠桑行，并在国难深重、黑暗沉沉的时代背景下，同日伪势力展开极其艰难的周旋与抗争，最终毅然毁家纾难与敌同归于尽，书写了一曲气壮山河、震撼人心的爱国主义颂歌。

选择来自富裕大家庭的成员参加革命与抗战的题材进行创作，在京剧艺术领域似乎并不多见，因此既有某种开掘和表现上的难度，又有其与一般题材不同的独特艺术价值，也为避免创作上出现同质化的倾向提供了机遇和可能。该剧的主要笔墨对准的是刘合浦这个人物。作为“燕翼堂”传承了十五代的掌门人，剧作赋予其应有的丰富内涵和性格特征。其家族自古有之的勤奋耕读、家族和睦、开明民主、体恤百姓的家风，既是这个家族能够富甲一方的重要缘由，也是宗法社会常具有的深厚家族传统。剧中，刘合浦是家族事务的决策者，又是各种矛盾的焦点和核心，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是基于其担当的角色和个人的品性，对母亲刘高氏孝敬而又坚定，对子女专断而又宽宥。剧作正是从其角色与性格定位出发来揭示人物，并以令人信服、曲折生动的情节推进，使刘合浦被迫从苟且求安逐渐走向与敌同归于尽，做出使人荡气回肠的惊天之举，体现出的复杂且变化着的性格。为了燕翼堂的平安与存续，他“要当一个家族的裱糊匠”，必须沉稳持重又忍辱负重，即便是“迎来送往疲惫不堪，四处小心还需要八面周全，中立求生夹缝里活，破财免灾忍气吞声为保平安”。一个“忍”字是这个人物在危局之下的处境的自况与心境的写照。而当日伪军步步紧逼，参加八路军的刘增韵不幸惨死敌手，且日军企图硬让他担任维持会长，并将燕翼堂征做总指挥部时，实际上是将这个人彻底逼到了绝境，他毫不犹豫地同母亲一道用几百斤火药炸了燕翼堂。剧作在此以撼天动地、极其壮丽的场景，完成了这个人物的性格塑造。

除刘合浦这个主要人物外，其他人物的塑造也很成功。如作为烈士刘晓浦之子的刘增韵和刘合浦之女刘增韵，两人是家族血脉与传统的延续，更是革命精神的传扬。他们是在受进步思想影响和理想信念鼓舞的热血青年，对胜利充满了信心，对敌充满了仇恨，对敌斗争决不妥协。但剧作为他们设置了较为曲折的剧情，即他们带着家里的几个堂兄弟弟要离家出走去抗日的时候，却受到了来自刘合浦的强大阻力，要把他们绑回来以家法伺候，此举非常符合刘合浦这个人物对于家族事务的考量和明哲保身的逻辑。但两人始终不为所动，宁愿愿意承受家法的惩处，亦不受在刘一梦牺牲后刘增韵成为刘家长孙和燕翼堂未来掌门人所感，刘增韵对此甚至表达出“身处黑暗之中，总要有人做灯，照亮自己，照亮别人，照亮前边的路”的乐观昂扬信念。

这是一部思想深邃、结构精湛、艺术讲究的剧作。剧作虽然有长达10年的时间跨度，但总体看来却紧凑紧张、一气呵成，其秘诀是构筑起较为立体的人物关系，并且将人物放在精心设置的激烈的戏剧矛盾和情感冲突之中来表现，让人物在冲突中进行难度极高的选择或决断。其选择和决断的过程就是人物性格逐渐显露与丰满的过程，就是人物情节张力和奏响的过程。剧作更为特殊的意义还在于，其以生动丰富的剧情设置，从一个特殊的角度反映了中国革命的本质，即燕翼堂作为一个开明的封建家族，坚定选择跟定中国共产党走。燕翼堂家族的这种壮举，所表明的是其传承的是中华民族骨血中的优秀基因，这些衣食无忧的人们在民族危急存亡之际，为了民族的未来敢于挺身而出奉献牺牲，成为民族进步与解放的重要力量，也充分反映出党的历史成就和民心所向这个铁的事实和历史趋势。从这个意义上讲，这部戏有着非比寻常的思想和艺术价值。

《燕翼堂》还体现出山东省京剧院作为国家重点院团的强大实力和艺术水准。从剧作的文本与舞台的呈现来看，可以说用京剧的艺术形式来表现这个题材是极为契合的，序幕与五场戏所形成的起承转合和跌宕起伏，节奏的形成和把控极为鲜明紧凑，且充分利用京剧生、旦、净、丑等多种角色的突出特点，及唱、念、做、打等多种表演手段，在强化剧作张力和奏响的同时，形成了极强的艺术张力。同时剧作在以现实主义叙事风格为主的基础上，恰当地融入了浪漫主义手法，使表演空间、人物情感和思想内涵得到了应有的拓展、延伸与表现。并根据剧情的需要，采用独唱、对唱、三人合唱、六人不同声部合唱，乃至几十个人的合唱等，营造了戏剧情境悲壮的氛围，形成了剧作壮阔宏大的气势，体现出可贵的抒情性品格。此外，舞美设计制作也显示出与剧作相称的高水准、高质量，燕翼堂的建筑立体结构与平面形象相结合，以及主体视觉形象细节处理上的有质感和讲工艺，于厚重中显精致，给人以豪华而坚实、庄严而厚重的印象，折射出的是颇具中国特色、气派与意味的凛然和风骨，是剧中大时代下正面人物的情感与血性，使剧作显得恢弘大气、气韵饱满、品格非凡。

## 百年情化作草木香

□刘玉琴

近年来，红色文艺作品以其非凡的样貌和品质，成为戏剧舞台独特而耀眼的存在，钤印着艺术发展的时代品格。内容与样式的深度扩张、守正创新，标示了当代审美的新尺度，也使中国人精神结构、审美情趣得到形象诠释。山东省京剧院创演的京剧《燕翼堂》以其深刻的题材挖掘和鲜明的意象提炼，提供了红色题材艺术创作当代审美新经验。

该剧根据沂蒙老区临沂蒙阴县刘氏家族“燕翼堂”的红色故事改编。它以戏剧思维进行的重新建构，让“一个家族的毁灭”和“一个民族的新生”产生巨大勾连，引发强烈戏剧张力。“燕翼堂”这座鲁南大地的标志性建筑，虽然早已随着1941年的一声巨响而灰飞烟灭，但“燕翼堂”主人刘氏家族的壮举却化作草木清香渗入山风，接连起无边绿意。

作品珍贵的价值意义在于题材选择和艺术阐释的独特与智慧。将视角对准1931年至1941年间一个特殊的沂蒙山区的封建家族，无疑是创作者魄力和自信的印证，是对历史发展进程和人类文化先进性瞩目的必然结果，这也是红色题材创作中容易被忽略的人群。燕翼堂是蒙阴县垛庄镇刘氏大家族的堂号。全剧将故事主角设定为“燕翼堂”第十五代掌门人刘合浦，围绕其叙事和推进情节，这样的设定超出了常规认知。主创的政治智慧也清晰可见。刘氏家族有26人参加革命，6人成为革命烈士，但这些都成为叙事主体，而是在刘氏家族早期共产党人刘晓浦、刘一梦宁可站着死绝不跪着生、为信仰而就义背景下，着重描述了刘合浦的忍让与觉醒，折射了一个家族优秀传统文化基因的传承与发展。大幕拉开，巍峨沉稳的“燕翼堂”金字牌匾庄重重目，“耕读传家、安分守己，家业昌盛、人丁兴旺”的祖训从幕后传来，昭示着300年家业的弘阔和非凡过往。在外敌入侵、生灵涂炭、风雨飘摇的乱世，刘合浦一直秉承祖训，安分守己，委曲求全，中立求生，甚至毁家纾难，但却落得家业败落，人丁飘零。他目睹了国破家亡的惨况，目睹了兄弟、儿子、女儿的牺牲，跟着“背负民族希望的共产党走才有出路”的认知，是他经历内忧外患、兵匪敲榨、骨肉分离之后的自觉选择。为不当汉奸、不让燕翼堂沦为日本人剿共指挥部，他毅然炸毁燕翼堂，与仇敌同归于尽。他不是革命者，却有革命者的大义，做出革命者的选择。作品用京剧艺术演绎了一个土绅家族在民族存亡的抗战时期，以民族大义为重，紧跟共产党八路军投身革命的悲壮史实，艺术地诠释了宁折不弯、顽强抗争的沂蒙精神及中国精神。

刘合浦从一个“明哲保身”的封建地主，受中国共产党的感召和影响，转变为坚定支持革命的新乡绅。他的经历和成长的每一步在舞台上都扎实可信。从单纯为守护“家业昌盛，人丁兴旺”而竭力，到逐渐认识“无国便无家”毅然放弃小我，投身革命，一个富于深厚文化积淀的封建家族在特定历史背景下的际遇和选择，形象折射了全民族各阶层都有追求光明、为民族解放奋斗牺牲的共同信念和追求，印证了跟着共产党走的历史必然和民心所向。作品题材本身无疑具有独特而鲜明的价值意义，主创的敏锐捕捉与精彩呈现，为观照和思考那段由个体到群体、由自发到自觉的抗战历史提供了多样化新视角。这是创意与胸怀的有机对接，刘氏家族在先驱信仰如火炬般引导下投身革命的传奇故事，视角独特，意蕴深远，编织合理。

全剧的“浮屠”和“那一天”的意象化设计具有强烈象征意味，寓意深刻，为作品深度阐释做出形象表达。刘家两位早期共产党人“革命不胜利绝不入土，浮屠桑行”的遗愿，如一盏灯照亮了后人的征程。他们的浮屠桑行，是在等阴霾散去艳阳天的到来，这是他们持有的坚定信念。刘合浦的女儿牺牲时也表达了同样信念，为了民族和信仰，要和二叔、哥哥一起浮屠桑行。刘合浦与母亲坐在拆卸下来的燕翼堂牌匾上纵身火海之下，也曾意味深长地慨叹：此时的燕翼堂也像一个大大的浮屠，人在里面等的就是一个希望，是晓浦他们不惜拿命来换的那一天。

浮屠的意象贯穿了全剧。通过这一意象，表达对烈士精神和生命的敬仰，也喻示灾难深重的旧中国，人浮屠、家浮屠、国浮屠、民族浮屠，灵魂没有归处，作品在燕翼堂最后的浮屠中揭示家毁灭和民族新生的必然。这是毁灭的过程，又伴随着新生的期待。剧中浮屠与“那一天”勾连巧妙，两者如影随形。浮屠是等待，“那一天”是希望，是终会到来的美丽现实。全剧浮屠和“那一天”的意象深刻昭示了只有共产党才能带领民族走向光明的现实场景，对中国共产党一心为人民做出生动饱满的艺术解读。全剧基调虽然是悲壮的，但悲壮的背后始终充满着希望。内容题材的开掘和意象性表达，赋予作品深刻的文化内涵和深厚的精神向度，为增加舞台分量 and 生动传递主题探索了独特的表达方式。

作品整体布局大气磅礴，冲突设计、剧情推进一波三折，结构清晰，叙事凝练，节奏分明，唱念做打贴切自然。舞美设计大气沉稳，虚实相兼。全剧音乐既有对传统音乐程式的运用，又根据时代背景、人物形象、思想感情，特别是沂蒙地区极具特色的音乐素材，提炼出具有地域和时代特征的音乐主题和人物音调，交响乐的有机融入，使剧中人物的音乐形象鲜明突出，为深化主题营造浓烈氛围。

红色文艺题材创作由于时常受视野和范围的束缚，题材选择和内容开掘容易重复跟风。《燕翼堂》以其独特的艺术呈现，以大胆探索精神为用好红色资源，传承红色基因提供了新角度。京剧人勇于探索的精神，自觉以创新意识提升红色文艺品格的自信与底气，将为红色题材开掘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带来审美新气象。

## 京剧《燕翼堂》笔谈



摄影 董洁

由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指导，山东省京剧院创排的革命现代京剧《燕翼堂》，经多次认真、细致的打磨提升，日前在济南再次上演。该剧根据沂蒙老区红色革命大家庭“燕翼堂”的事迹改编。讲述的是山东早期党的领导人刘晓浦、刘一梦坚守革命信仰被反动军阀杀害，“燕翼堂”主事人刘合浦遵其“革命不胜利绝不入土”的遗愿，浮屠在桑行。面对民族危难与家族变故，刘合浦从忍辱求生，逐渐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国家和民族的希望，毅然毁家纾难，觉醒反抗，投身革命。全剧形象展示了一个特殊家族的蜕变，揭示了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历史必然性。该剧曾作为第十二届山东文化艺术节开幕大戏首演，并入选第九届中国京剧节。

——编者

# 民族史诗与京剧《燕翼堂》的题材意象

□王旭

谋求长治久安的典型意象，也成为中华民族世代相守的生命理想。正如蒙阴刘氏“燕翼堂”以及中国众多传统家族所期盼的一样，通过一个堂号、一脉家风，隐括着这种千百年来不断积累而成的文化意象。

该剧选择了1931年、1937年、1941年三个历史时段，展示10年间刘氏家族的思想变迁。主人公刘合浦家族两代人面对家与国、个体与民族在观念和行动上呈现出巨大差别：他的二弟刘晓浦和儿子刘一梦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农工的早期斗争中，牺牲于韩复榘的屠戮；他的女儿刘增韵宣传革命思想，和兄弟姊妹一起投身于抗日斗争，最后以生命践行着自己的革命理想；他的侄子刘增易虽然因长房长孙的身份而留守家中，但最终也带着家族资产走向抗日前线。刘合浦和刘氏青年一代的行为抉择，依准的是蒙阴刘氏真实的历史，成为内忧外患的中国社会寻求出路和解放的典型概括，也在父辈与子侄之间的代际血脉传递中，中国无数个家庭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也同样得以呈现。刘氏两代人思想情感的传递与升华，正将“燕翼”这个中华文化世代传承光大的传统进行了充分的意象赋予，同时也把“燕翼”这个文化理想在刘氏燕翼堂的“存”与“毁”的抉择中予以释放。

“浮屠”情节的设置为全剧情节增加了厚重的象征意味。剧中刘晓浦和刘一梦叔侄二人面对国民党反动军阀的诱惑和刑拘，最终选择了为了坚守革命信仰而舍生取义，并且立下遗言：“带回鲁南老家，不必下葬，浮屠桑行”，“革命不成，绝不入土”。这种用决然的“死”和异样的生命处置形式，来表达对革命成功的渴望，用超越世俗的悲壮表达了与腐恶势力的泾渭之别。剧中用隆重的仪式展示着“浮屠”对于生命的礼敬，展示着对于革命信仰的

抉择。在剧情发展中，“浮屠”屡屡被提起，构成了戏剧性进展的一条思想主线。

“燕翼”与“浮屠”两个重要的题材意象，高度集中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要义，同时被赋予了现代革命的新内涵。正缘于此，剧中贯穿始终的人物刘合浦，就成了见证抗日战争、见证现代中国革命的重要载体，通过他的思想与行为的转变，来传达以现代中国革命为代表的民族史诗，以及具体的生命个体所焕发的新的文化品格。刘合浦初上舞台，就是刘氏家族利益的掌门人，为了自己的兄弟与儿子，他奔走省城，上下打点，甚至希望自己的亲人委曲求全；面对自己的子侄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而积极投身抗日，他试图用家法规矩来进行限制，保全家族血脉的延续；面对被日寇伪军逮捕的女儿刘增韵，他一心希望能够以身换身，甚至以出任日本人的维持会长，用背负骂名的代价来换取女儿的一线生存之机。但也就是在一个个亲人遭受各种政治势力的屠戮时，一具具的身体浮屠桑行，让他“明白过来了，明白了晓浦一梦，明白了谁能使家业荣昌，怎样才能人丁兴旺！”最终用毁灭燕翼堂的方式避免让它成为八路军抗日的绊脚石。刘合浦的转化是一个用“燕翼”理想来保存家族和子孙的当家人，在颠倒错乱的时代中面对“浮屠”而进行的信仰的重新建构和行为的重新确立。他的转变也是传统文化在革命的年代里，不得不走向革命文化洗礼与蜕变的必然途径。应该说，刘合浦的典型性是该剧题材内在规定的，其生动性在题材和文学表达中已然具备。全剧将艺术视角几乎全部聚焦在“燕翼堂”，舞台二度创作也以传统的斗拱门楼来强化这一传统文化空间，通过刘合浦和刘氏家族在这个空间中的生死抉择，准确地传达出了文化意象的涅槃建构。